

# 写实年代的“虚伪作品”

□李 雪

2013年,余华、苏童、马原等作家相继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却并没有在质量上将当代长篇小说写作推上一个高峰。我们由这些作品看到了作家向现实靠拢的努力,他们用现实事件直接入文、以时代信息侧面调和的方式来碰触“现实”。这种写作上的调整一方面是因为近些年来对文学处理当下经验的召唤,另一方面则是作家的自我突围。然而,种种努力和调整却并没有收到“好评如潮”的效果。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强调“写实”的年代,这些饱受认可的作家向现实靠拢的小说不那么令人满意?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远比批评他们重要得多。

首先要做的是对所谓的“新潮小说”、“先锋小说”进行检讨。今天我们再谈“先锋小说”可能是一个老话题,但“先锋文学”的叙述方式、结构方式和观念确实已影响至今,尤其在当年的“先锋作家”身上,这样的一套模式甚至成为他们摆脱不掉的写作惯性,依然影响着他们今天的写作,也影响着“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这种影响在今天最表露的结果便是,作家不去真正了解现实、感受当下,只需知道一些共识性的时代信息、某个事件,便可以通过虚构以文学的形式来自圆其说,以叙述的手段、形式上的调整来掩盖与现实的隔膜和思想的贫乏。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学习、效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着西方20世纪文学(无论在形式、语言和哲学观念上)。90年代,余华提出的“现代主义技巧的写实”并没有对“拿来主义”进行有效的检讨,更没有实现真正的写实,因为90年代的书写其实是将历史与现实景观化和寓言化的写作,是赋予人物和人的生活以极强象征性的写作。以《许三观卖血记》为例,虽然余华在小说中提供给了许三观具体的存在时间和地点,并且赋予了其身份、职业,许三观却依然是“一个普遍的人、抽象的人、‘世界性’的人,他代表的不是中国当代工人,而是世界上活着的一切受苦难的人,命运、受难等话题才是余华所要探讨的,而“文革”等历史信息的渗入不过是余华的虚晃一枪,他所进行的终究不是历史性写作,而是超历史写作,是一种“虚伪”的写实。那么,为什么《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让我们读着舒服,而《第七天》却让很多人不舒服?《先锋》时期的训练使余华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方法,一是强调观念写作,在写小说之前他知道要表达什么思想和主题;第二是善于运用叙述技巧弥补故事的单薄和思想的贫乏,所以《活着》是以福贵为中心,按时间顺序来推进故事,并利用情节的重复来结构故事,《许三观卖血记》则将形式推向“极简”,将“重复”利用到极致,这正是以形式来弥补写实不足的策略。而到《第七天》的时候,余华真正做到真正的“写实”,他首先增大了故事的数量,便出现了形式和观念都无法控制故事的情况,他无法将这些当下的“中国故事”提炼出一个高明的主题,若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普适性主题则失去了书写当下的初衷,同时他也找不到一个合适

的叙述手段来承载所有的事件。这是余华写作内部的困境,若是我们仅仅把作家处理现实的难度归结为“生活远比小说好看”,将生活的太丰富、信息的大爆炸视为作家处理当下经验的拦路虎,其实是放弃了对写作本身进行检视。

那不是书写当下就一定要回到19世纪的文学传统上,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我觉得也不是,“带有现代主义技巧的写实”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对待现实的态度出现了问题。中国作家该如何让写现实的小说真正具有“现实感”?如何将当下经验、“中国故事”文学化?如何赋予生活、事件以文学上的形式感,并且以文学来表达作家对此在的理解,这是目前文学界面临的关键问题。

我们发现,大量打着“贴近现实”旗号的小说,其实并没有给予我们“现实感”,只是一个佯装召唤现实的手势。苏童的《黄雀记》的确是描写香椿树街少年成长的小说,渗透了诸多时代信息,不必说明确切的时间,我们便可以通过背景描述了解到时代的变更,包括公关小姐、“大款”、特权阶级、歌厅小姐这些具有时代感的身份标识也都频频向读者做出暗示,但出现时代标识、提及社会问题不代表小说具有“现实感”,不代表作者在努力理解和解释时代。在《黄雀记》中,苏童迷恋的还是旧时的少年故事,叙述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展开,人物的命运与性格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而时代不过是后置的风景。对现实的引入其实只是苏童动用的小技巧,一方面可以对“写现实”的时代命题有所呼应,一方面将具有年代感的信息写进小说,恰恰能让人在岁月无方感叹不已,从而将离我们比较近的生活远置,将其充分审美化。请注意苏童这样的观察视角:“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一座火柴盒式的工房阳台上眺望横亘于视线路中的一条小街……”这是一种视野狭窄、高高在上的审美式眺望,眺望不能发现,只能让作家在虚构故乡的时候欣赏自我的怀旧情绪。同样,余华也对他所生活的城市持有这样的态度:“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想看到它的时候,就打开窗户,或者走上街头;我不想看到它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对待城市的态度,可以折射出作家对待当下生活的态度——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便打开电脑、电视与报纸,不想看的时候就回归往事与故乡。这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缺乏热情的写作,将现实审美化,或是通过媒介来了解现实,这样的态度和方式注定作家写不了现实生活、触及不到现实问题的核心,写不出当下中国人最实在的隐痛。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余华在80年代所强调形式的虚伪,而是态度的虚伪。

即使“正面强攻现实”,对“强攻”亦是有要求的,如余华一般在社会上的热点事件来组织小说,如果处理失当便不是书写当下的有效方式,除了“现实感”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讲述这些“中国故事”以使日常生活、社会事件成为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更涉及到如何通过故事来表达作者超越媒体、大众话语的思考,也就是说,小说不仅要让学生在读的过程中

## ■主持人的话

余华和苏童的作品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议论,除了其作品展示了书写当下中国现实的困境之外,也因为他们曾经的“先锋作家”身份,虽然这一文化身份进入新世纪后已经面目模糊。李雪恰好从这一模糊点出发,认为这些作家当下的困境其实已经根植于历史之中,由此她指出《第七天》和《黄雀记》在“现实”与“文学”上的双重失落,在于没有真正地找到虚构与现实、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如何寻找到这种内在性关联,是一个问题。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感同身受,还要给读者暗示超越日常经验的另一种可能。在《第七天》中,我们首先看到事件的平庸,缺乏巧妙的形式和结构将这些纷乱的事件组合起来。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余华个人对这些事件的理解,受难的情怀与拯救的温情只有在审美意义和宗教意义上才能被理解,温情调和不了这些非常现实的矛盾。这就表现出作家在思想上的无力和面对现实问题时的手足无措。无论写历史还是写现实、写社会还是写个人,说到底都是作家的个人虚构行为,关键看作为作家的个人是否可以超越个人经历和个人情绪,而于历史视阈中展开对此在的思考,是否可以写出与时代和社会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物,并且这种内在的关联性可以在小说中得到暗示。

目前很多小说说要缺乏对现实的虚构,要么缺乏文学性的对现实的建构,这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而是在一个亟需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经验的时代里对现实的消费。与其强求一些不善写实的作家完成任务,不如停下脚步回头反思当代写作,检讨文学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其实,当下经验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城市经验,许多“50后”、“60后”作家可能对城市存有隔膜感,无法真切地感受城市、理解城市,乡村、小镇、童年是他们最初也许也是最终的写作资源和精神归处。相反,“70后”、“80后”作家对当下生活的反映更为敏锐,更有热情,更能理解这个时代中人的惶恐、焦虑和烦躁,只是尚欠缺巧妙的形式来放置这些鲜活的经验,欠缺对隐藏在人物和故事背后的历史秘密的洞悉。

## “文学如何表达现实”讨论之五

动,只有那闪着泪光的和善慈祥的黄眼睛,像东方天空升上来的启明星一样明亮。”真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在《幻化》三部曲中,这种表达完全成了一种心理和行为的自觉。小说中,何人杰与华馨薇经历了由阶下囚到一介平民的人生历程。被关押后,华馨薇由于名著、名曲、手抄名言本的陪伴,加上远处寺庙钟声的暗示,始终保持着恬淡、静谧、平和的心态,顺利地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下台省委书记何人杰在狱中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从心灵到肉体都重新回到了普通老百姓之中。在《现实与梦幻》中,东方慧的灵魂时而登天,时而入地;其肉体与灵魂即使身处现实世界,也是时而理智、清醒,时而又堕入梦幻之中。小说中充满了山水的着意点染,名曲的适时烘托,让人物始终生活在一一种美妙的诗意之中,给人以一种如歌如诗、诗意绵绵的审美感受。

40年来,张俊彪的诗心始终强有力地跃动着,其诗思、诗情总是运行于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创作中。他的诗人天性,使其在进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等创作时,总是不自觉地将其诗思、诗意、诗情融入其中,使这些类型作品表现出了新的特色,给人以新的审美感受,为这些作品注入诗性特质。

## ■评论

# 俊彪原本是诗人

□韩梅村

涤心洗征尘,流遍山川汇入海!”

2013年10月,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父亲在千里之外的老家谢世,张俊彪格外伤心,坐在父亲睡过的炕头上,提笔写下了15节、173句《我的父亲是农民》的长诗。诗以历时性叙事方式,通过典型细节的铺陈,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父亲经历“九死一生”、终生“离不开土地”的传奇经历。在作者看来,父亲是“一个恒久不朽的农民”。这首诗在语言上冲淡质朴,明白如话,诵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每节末尾“我的父亲是农民,一个……的农民”句式的反复出现,营造出回旋往复、韵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在这种艺术表达中,“父亲”那刚正不屈、无私无欲、心地宽广、仁厚善良的形象挺立在我们面前。

张俊彪创作散文,常常情不自禁地将其诗思、诗情、诗意融入其中,从而使文章显得诗意葱茏。只要读读《润物细无声》《碧口桂

花树》《鼎湖的天光地色》《想起了那片洁白的雪》《绿焰》《浴》《醉氧》这些文章的题目,即可深切体味到一种浓浓的诗意。

从事纪实文学创作时,每当写到可以自由驰骋想象的地方,他便表现出一种诗人情怀。《最后一枪》中写红五军团董振堂在高台县城陷落后,带领数名战士突围,只见他“双手朝天一举,嘴唇微微地动了一下,仿佛要大声向着宇宙喊些什么……”这显然是一个深含寓意的定格,如同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需要人们反复索解、思味。《鏖兵西北》中许多章节都充满了诗意,如围绕攻占兰州南山敌军阵地,既有细节描述,又有场面渲染,还有气氛烘托和充满激情的赞颂,称得上是一首雄壮豪放的诗篇。

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张俊彪也情不自禁地将其诗性情融入其中。如儿童小说《盲箱篮子》中写道:“山羊胡子老头依旧站在那里,仿佛是一截没有生命的枯树桩,纹丝不

张俊彪从事文学活动40余年,近日出版了20卷本的《张俊彪文集》。他的创作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文艺理论批评等多个领域。但从根本上说,他是个诗人,所以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始终都洋溢着一种鲜活的诗思、诗情和诗意。

张俊彪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诗。他的诗歌语言通俗质朴,句子排列基本整齐,有韵,符合民族审美习惯;通过比喻、象征等修辞方法构建诗的形象,传达感情,坚持面向生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诗材。面对小草,他吟咏道:“既不葱绿,也不鲜嫩,更无人将它移进庭院;然而,生命力格外旺盛,以绿色生命装点戈壁的春天。”(《小草》)从飞机上俯视图群山时,他吟诵道:“乘着东去的银鹰,鸟瞰翼下的陇原;虽有不尽快意,却留深深遗憾!可与云海争雄,敢同黄河比势;但毕竟是没有草木的秃岭荒山;我敢对苍天起誓:终有一日,人民会用绿色将你的青春装点!”(《峰岭》)即使面对宏大题材,也能表现得十分得体。如《延安遐思:延河》:“从天上,从地下,从滴露,从细雨中来?!流过黄山,流过黄川,流过多少干涸的田寨?!前浪滔滔东流去,后浪滚滚涌上来!愿借延水净而

## “天佑德杯·中国梦”诗歌大赛颁奖

本 报 讯 由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天佑德杯·中国梦”全国诗歌大赛颁奖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吉狄马加、王巨才、晓雪、商震、祁人等为获奖者颁奖。叶延滨代表评委会介绍了评奖情况。

此次大赛自2013年8月启动征稿以来,得到国内外诗歌

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评委会评选,宋长玥获一等奖,向迅、蓝帆、刘大伟获二等奖,陈有才、杨角等5人获三等奖。

由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举办的“钓鱼岛杯”世界华文诗歌大赛第二届评奖同时揭晓。李皓获特等奖,马夫等3人获一等奖,龙威等5人获二等奖,李灵芝等6人获三等奖。(占林)

## 豫剧《情暖中原》公演

本 报 讯 以全国劳模邵均克为原型创作的大型现代豫剧《情暖中原》日前在北京解放军歌剧院公演。

邵均克在中原油田社区创办了残疾人福利企业,带领社区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走上了自食其力的创业之路。她用慈母般的情怀为残疾员工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使一个个

残疾人走向自立、自强,被员工亲切地称为“邵妈妈”。《情暖中原》邵均克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奋斗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之情搬上了舞台。该剧由万士峰编剧,任志玲、张士芳导演,濮阳市豫剧团和中原油田歌舞团联合演出。演出过程中,舞台上的动人情节和优美唱段,让不少观众热泪盈眶,引起多次热烈掌声。(黄尚恩)

## 福建研讨漳州诗群

本 报 讯 近日,由《福建文学》杂志社和漳州市作协主办的“福建诗群巡展·漳州诗群研讨会”在福建漳浦举行,与会诗人、评论家就漳州诗群的发展概况和写作特征展开讨论。大家认为,漳州诗歌一直有着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诗歌群体的建设和青年诗人的培养成绩不俗。特别是诞生于漳浦县的“新死亡诗派”,

经过20多年发展,在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上不断完善,推出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诗人。《福建文学》主编郭志杰谈到,一个地方的诗歌,如果没有创新和争议,就容易变成一潭死水。漳州诗歌活力十足,这得益于邓辉等一批诗人对诗意的执著探寻。(黄尚恩)

## 军地作家送文化进军营

本 报 讯 近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和《解放军报》文化部组织的“中国作家军营送文化采风团”来到济南军区驻鲁南山区某部慰问官兵。采风团向广大官兵赠送了近400册精心挑选的图书和杂志,其中包括艾克拜尔·米吉提、萧立军等作家的新作。

李迪曾在这支部队深入生活,写出《樱桃沟里樱桃红》等多

## 《大唐英雄传》书写凌烟阁功臣

本 报 讯 尉迟敬德、李靖、秦琼、程咬金、长孙无忌……这些唐代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号——凌烟阁功臣。清华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的《大唐英雄传》即以凌烟阁为主线,讲述了这些人的故事。5月10日,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于赓哲携新作《大唐英雄传》,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举行读者见面会,与读者进行了

现场交流。

于赓哲播讲的“狄仁杰真相”、“发现上官婉儿”、“大唐英雄传”等节目,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该书在“百家讲坛”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描述了唐代波澜壮阔的历史。于赓哲表示,希望通过该书,让大家回到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体会古人的那股“英雄气”。(黎华)

## “花蕾杯”蒙古文儿童小说大赛落幕

本 报 讯 5月10日,由内蒙古团委、内蒙古民委、内蒙古文联等单位主办,内蒙古民族青少年杂志社承办的“花蕾杯”首届蒙古文儿童小说大赛落幕,200位大学生评审在专业评委的点评下选出了自己最喜爱的作品。(照日格图)

## 《游吟诗人》即将登陆国家大剧院

本 报 讯 5月21日至25日,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威尔第歌剧杰作《游吟诗人》将首演亮相。该剧与《茶花女》和《弄臣》并称威尔第“通俗三部曲”,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经典之一。

《游吟诗人》以15世纪西班牙内战风云变幻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吉普赛妇人的复仇故事。此次即将上演的版本由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吕嘉执棒,导演乌戈·德·安纳领衔执导,卢恰诺·冈奇、胡安·海苏斯·罗德里格斯、慧等主演。乌戈表示:“《游吟诗人》戏剧结构安排巧妙,自始至终都让观众得到一种情感的宣泄。”(王 覿)

## 中少总社“向经典致敬”

本 报 讯 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在京推出了世界儿童文学大师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这是一部褒奖勇气和善良的励志故事,也是一部强烈呼吁和平的儿童文学作品。

贾尼·罗大里的书一直以来深受意大利青少年的喜爱。现在,经由中少总社的努力,这位意大利国宝级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全集即将与中国的小读者见面。(李墨波)

## ■关注

近年来,网络文学的兴盛繁荣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从作家作品评论到文艺理论批评,从学科发展史到跨专业比较与研究,相关学术成果逐渐增加,可谓欣欣向荣。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网络文学”一词的翻译问题,所用英文译名竟有六七种之多,有“internet literature”、“cyber literature”、“online literature”、“net literature”、“network literature”、“digital literature”……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目前已出版的网络文学研究著作实例来看:马季的《网络文学透视与备忘》英文名是“The Inspective Memo of Online Literature”,而其《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十年史》则叫做“Network Literature”,出现了前后矛盾;陈定家的《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英文名是“Dance of Texts: A Study of Net Literature and Intertextuality”,刘克武的《网络文学新论》英文名是“A New Outlook on Net Literature”,统一在“net literature”上;欧阳友权主编的新媒体文学丛书,禹建湘的《网络文学产业论》英文名是“Industry of Network Literature”,曾繁亭的《网络写手论》英文名是“Writers of Network Literature”,统一在“network literature”上……由此可见,中文里简单的一个“网络文学”,在使用英文提及时如此众说纷纭。

就此状况,荷兰汉学家、前伦敦孔子学院院长 Michel Hockx 以及其他几位欧美大学教师认为:从字面意义上说,这几种种译都没有问题。由此,译名混用也就情有可原。

虽然从语言学角度说得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其中包含着“怎样看待网络文学”的观念博弈。词语之间有微妙的差别,不同译名显示出对网络文学的不同认识,也会造成对“网络文学”理解的偏差。从目前专著、文章对以上不同词语组合的使用来看:“Internet Literature”偏重网络媒介上的文学,与“Printed literature”对应,是从媒介形态对照出发的,看重文学本身在不同媒介上的延续和差异。网络文学诞生之初,学者十分关注“网络文学与传统(纸质印刷)文学的关系、异同、论争和挑战”等问题,在这类讨论中,使用“Internet Literature”较为恰当。“Cyber Literature”偏重虚拟世界的建构,强调虚拟网络世界中文化与现实的不同,从社会文化整体着眼,将网络文学看作网络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因此,讨论网络文学的网络空间、虚拟身份等时常使用“cyber”。“Digital Literature”指向很明显,它注重数码技术,强调的是电子文本的特异性,指使用多媒体、超链接等网络技术的文本。这一词语从媒介技术着眼,当前的产业化网络通俗小说不能以此称谓。“online literature”指“在线文学”,涉及创作和阅读的在线实时互动,网络接龙等属于此类。严格说,这类作品因其开放的在线特征,应当是变动不居的。那些离开互联网出版印刷的固定文本不能用这个词。“Net literature”虽然在字面上完全对应“网络”“文学”,却依然与当前所说的“网络文学”有区别,使用这种翻译一般将网络文学作为传统(印刷)文学研究的客体,与其说是研究网络文学,不如说更注重文学的网络性。相比之下,使用最多的是“Network literature”,尤其是在当前网络文学由文学网站极力推动、发展成为新兴产业的趋势下,这一译名不仅被若干研究论著采用,更因其“Network”将中文里多意的“网络”一词严格限定为“计算机网络”,指代对象明确受到众网站青睐。许多文学网站的宣传、评奖等活动都使用了这种说法,它强调了网站的地位,使之不仅扮演媒介、载体的角色,突出了其作为组织者、策划人、推动者、概念引导者的作用。然而,这种说法却冲淡了文化层面的含义。

翻译其实是一个“正名”的问题。在早期网络文学初兴之时,曾有“网路文学”、“数位诗”、“.com文学”、“BBS文学”等命名。在逐渐认可“网络文学”之后,围绕这一名词又有了如何划定范围的定义之争,焦点在于“网络书库里的数字化的印刷作品能不能叫做网络文学”、“是否必须首发网络”、“是否必须在线创作并运用网络技术手法”等问题。那时,人们还没有看到更多的文本和内容,就提前对其未来展开了联想,以印刷文化下因袭而来的文学想象去揣度网络文学,甚至探讨其根源和特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网络文学尚处于发展之中,其内涵、形态、技术变化与发展趋势都难以定论,相关概念也应当灵活多变,对不同术语的选择、使用和讨论正反映出这一领域内思想的活跃交锋。按理说,只要没有语法、拼写错误,各位作者均可抒发自己的主张。但考虑到目前学界日渐重视国际影响力,与外国学者的交流逐渐增多,封面上的英文字母就不能仅仅是为美观,还传达着作者的学术主张。不恰当的译名不仅误导外国读者,还可能与著作内容掣肘,导致立场、论述重点的偏移。

## 专家研讨林凯旋诗歌

本 报 讯 近日,诗人林凯旋诗集《飘零》(前世的约定)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两部作品分别由作家出版社、线装书局出版。

这两部诗集是林凯旋近年创作的结晶。作品反映了诗人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和感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茶”品中的哲理。“以忠诚明敏之心,做顺应天意之事”是作者的人生原则。作品语言淳朴,文笔清秀,极具感染力。

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林凯旋的创作成绩,认为从作品中能体会到作者真挚心灵的表达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和禅意的表述,真切动人。

## “丑小鸭”推出新剧

本 报 讯 由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打造的原创卡通人偶舞台剧《企鹅的北极熊爸爸》日前与首都小观众见面。该剧讲述的是一个只南极企鹅和他的“北极熊爸爸”之间的故事,从一开始北极熊企图将小企鹅吃掉,到后来它们联手用智慧和信任打败其他动物的侵袭,是爱与奉献打破了不同物种之间的矛盾,并使其获得了互相守候的幸福。该剧主创表示,希望通过这样一部科幻题材的原创儿童剧,鼓励青少年从小追求自己的梦想。据介绍,魔术、杂技、皮影、舞蹈等元素均融入了该剧创作之中,令人耳目一新。(范 得)

# 「网络文学」译名的背后

□许苗苗

# 喜剧《步步惊笑》将在京上演

## 吴小如同志逝世

京 剧 理 论 家、评 论 家、北 京 大 学 教 授 吴 小 如 先 生,于 2014 年 5 月 11 日 在 京 逝 世,年 寿 92 岁。

吴小如,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九三学社成员。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吴小如讲〈孟子〉》《古典小说漫稿》《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吴小如戏曲文录》《吴小如戏曲随笔集》《鸟瞰富连成》等。

## 本 报 讯 5 月 23 至 25 日,曾

以《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淡水小镇》等优秀作品为观众喜爱的台湾果陀剧场将再度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为北京观众献上上部轻松诙谐的喜剧佳作《步步惊笑》。该剧由舞台剧导演杨世彭执导,台湾表演艺术家金士杰和天心、刘亮佐、卜学亮联袂演绎。《步步惊笑》是由编剧帕特里克·巴洛2005年根据希区柯克电影改编的悬疑侦探喜剧,又名《三十九级台阶》。该剧以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伦敦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的中产老“宅男”因一次奇妙的“桃花运”卷入了一场间谍组织的计划,遭到追杀并展开一连串逃亡的故事,而“三十九级台阶”正是该间谍组织的代号。在金士杰看来,该剧“在一个玩耍不停止的状态里妙趣不断”,观众也可以借助想象力把戏剧舞台的神奇可能性无限扩大。(王 覿)